

# 中国稀见珍本小说

名誉主编 / 季羨林 丁奎福

主 编 / 王汝梅 朴在渊

## 燕山外史·删补文苑楂橘 ·剪灯新话句解



ZHONGGUOXIJIANZHENBENXIAOSHUO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第二卷

第二卷 全目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删补文苑楂橘 | 1   |
| 剪灯新话句解 | 149 |
| 燕山外史   | 361 |

# 中国稀见珍本小说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删补文苑楂橘/(朝)无名氏选编.-2版.-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2002.1

(中国稀见珍本小说/季羨林等主编)

本书与“剪灯新话句解/(明)瞿佑著·燕山外史/(清)陈球著”合订。

ISBN 7-5000-6539-6

I.删… II.无… III.笔记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6021 号

---

从书策划:刘伯根 谢刚

丛书责任编辑:王玉玲 马汝军 周小平

本书责任编辑:李静 谢刚 刘士忠

封面设计:童行侃

特约编审:王汝梅

## 中国稀见珍本小说(2)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100037)

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字数 310 千

2002 年 1 月北京第二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定价:26.00 元

ISBN 7-5000-6539-6/I·1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中国稀见珍本小说

|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名誉主编   | 季羨林     | 丁奎福（韩国） |        |
| 主    编 | 王汝梅     | 朴在渊（韩国） |        |
| 编    委 | 王汝梅*    | 朴在渊*    | 李文焕*   |
|        | 李志宏     | 杨学忠     | 张    羽 |
|        | 张    晶* | 侯忠义*    | 傅    苏 |
|        | 薛洪勣*    |         |        |

（按姓氏笔画排列，画\*者为执行编委）

中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 
韩国鲜文大学中文系

协编

# 前言

---

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先秦（一说魏晋南北朝），经过长期演进，至明清时，最为繁荣。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古代小说多谐于俚耳、雅俗共赏，为读者所习闻乐见，极具艺术魅力。明清以降，中国古代小说风行国内，流布四海，对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影响尤甚，促进了海内外的文化交流。

中国与朝鲜半岛毗邻，文化渊源相近。中国古代小说东传后，备受读者喜爱与珍视。明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卷上载：“朝鲜人最好书，凡使臣到中土，……或旧典，或新书，

稗官小说，在彼所缺者，五六十人日出市中，各写书目，分头遇人便问，不惜重值购回。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。”李氏朝鲜英祖三十八年（1762），由完山李氏作序的《中国小说绘模本》，著录中国小说书目74种。据其记载，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剪灯新话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、《型世言》等经典小说，在18世纪中叶前皆已传入朝鲜。古代，朝鲜官方民间皆以汉字汉文为表达工具。1446年李氏朝鲜世宗（1418～1450）在位）颁布训民正音后，汉文仍长期为文士所使用。中国小说传入朝鲜后，文士可直接阅读，且其接受方式多样，有刊印、传抄、注解、评点、改写、翻译等。由于朝鲜文士的珍爱，《文苑楂橘》、《型世言》、《九云记》等在中国久已失传的小说，得以在朝鲜半岛保存下来，成为海内外孤本。

各国家、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补的。中国古代小说给朝鲜文士以影响，同样，朝鲜古代作品也给中国文士以启迪。古代文学作品的双向交流，构成了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篇章。这种文化交流的意义，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：“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认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又给予了一些什么东西，从而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信心，另一方面又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认识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，互相学习，哪个国家也不能孤立，也不会孤立，也不曾孤立；这种认识对于增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它会加强各国人民共同保卫世界和平，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奋进的决心。”（《〈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〉序》）

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，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，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迅速发展。1993年，中国社会科

学院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“‘93 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”。韩国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丁奎福、崔溶澈、朴在渊等应邀与会。会上，他们介绍了韩国珍藏中国古代小说的情况及新的发现。此后，中韩两国学者加强了联系与交流。韩国“中国小说研究会”编刊的《中国小说研究会报》。使我们可及时了解到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。

把韩国珍藏的而在中国业已失传或已残缺的古代小说整理出版，是中韩两国学者的共同心愿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赞助下，中韩学者披沙拣金，历时 5 载，从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中精选出稀见珍本或孤本 10 种，予以整理校点，纂成《中国稀见珍本小说》，以飨中外学者，亦供广大读者鉴赏。

《中国稀见珍本小说》首批辑入《啖蔗》、《包阎罗演义》、《剪灯新话句解》、《新增才子九云记》、《删补文苑楂橘》、《奎章阁藏本型世言》、《包公演义》、《燕山外史》、《红风传》、《英雄泪》，凡 10 种，200 万言，编为 5 卷。这次整理出版，功在学术，益在读者，故保留原版本风貌，不作删节。我们希望，读者诸君能于这些稀见珍本中，丰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，丰富对中韩文化交流的认识。韩国藏中国古代小说的发掘整理工作，工程浩大，任重道远。继续不断地推介新发掘的作品，使其不至湮灭，使中韩文化交流绵延不绝，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者惠而不费，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

（王汝梅执笔）

# 刪補文苑楂橘

无名氏(朝鮮) 选編

薛洪勳 校点

# 目 录

---

## 卷一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虬髯客 .....  | ( 1 ) |
| 红线 .....   | ( 8 ) |
| 昆仑奴 .....  | (14)  |
| 古押衙 .....  | (19)  |
| 韦十一娘 ..... | (25)  |
| 义倡 .....   | (33)  |
| 汧国夫人 ..... | (37)  |

|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负情侬····· | ( 4 8 ) |
| 崔莺莺····· | ( 5 5 ) |
| 赵飞燕····· | ( 6 5 ) |

## 卷二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裴谡·····   | ( 7 5 ) |
| 韦鲍生·····  | ( 8 0 ) |
| 崔玄微·····  | ( 8 5 ) |
| 韦丹·····   | ( 8 9 ) |
| 灵应·····   | ( 9 2 ) |
| 柳毅·····   | ( 103 ) |
| 薛伟·····   | ( 116 ) |
| 淳于棼·····  | ( 120 ) |
| 张直方·····  | ( 128 ) |
| 东郭先生····· | ( 134 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校点后记····· | ( 144 )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
# 卷 一

## 虬髯客

---

隋炀帝之幸江都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贵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，莫我若也，多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床而见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罗列，颇僭于上。末年愈甚，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

一日，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，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。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。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当公之骋辩也<sup>①</sup>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立于

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去者处士第几，住何处？”公具以对，妓诵而去。

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而声低者，公起问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一囊。公问谁，曰：“妾杨家之红拂妓也。”公遽延入，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，素面画衣而拜。公惊，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萝非独生，愿托乔木，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权重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尸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甚众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，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仪状，言辞气语<sup>②</sup>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获之，愈喜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，而窥户者无停履。

数日，亦闻追讨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，将归太原。行次灵右旅舍<sup>③</sup>，既设床，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如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观刷马<sup>④</sup>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映身遥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，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张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，曰：“第三。”因问：“妹第几？”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多幸逢一妹<sup>⑤</sup>。”张氏遥呼：“李郎，且来见三兄。”公骤拜之，遂环坐。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<sup>⑥</sup>。”公出市胡饼，客抽腰间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<sup>⑦</sup>，甚速。客曰：“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。何以致斯异人？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它人见问，故不言。兄之问，则不隐耳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

将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故非君致也<sup>⑧</sup>。”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主人西则酒肆也。”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，开革囊，出一人首并心肝，却头囊中<sup>⑨</sup>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。曰：“此人乃天下负心者也。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。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仪容气宇，真丈夫也。抑知太原有异人乎<sup>⑩</sup>？”靖曰：“尝见一人，愚谓之真人，其余将相而已。”“其人何姓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“年几何？”曰：“年仅二十<sup>⑪</sup>。”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子<sup>⑫</sup>。”曰：“似矣，亦须见之。李郎能致我见否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静者，与之狎。因文静见之，可也。兄欲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言，太原有奇气。吾将访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？”靖计之，某日当到。曰：“达之日方曙<sup>⑬</sup>，我于汾阳桥待耳。”言訖，乘驴而去，其行若飞，回顾已远。

靖与张氏，且惊且喜。久之曰：“烈士不欺人，固无伤也<sup>⑭</sup>。”但速鞭而行。及期，入太原候之，相见大喜。同诣刘氏，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思见郎君<sup>⑮</sup>。”文静方与客议论匡辅，一旦，闻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喜之<sup>⑯</sup>，遂致酒延焉。既而，太宗至，不衫不履，神采扬扬<sup>⑰</sup>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居座末，见之心死。饮数巡，起招靖曰：“真天子也。”靖以告刘，刘益喜自负。既出，虬髯曰：“吾见之，十得八九矣，然须道兄决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，下有此驴及一瘦骡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。”

靖到，果见二乘。揽衣登楼，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。见靖惊喜，召坐环饮。十数巡，曰：“楼下柜中，有钱十万。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，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。”如期至桥<sup>⑱</sup>，

道士、虬髯已先在矣<sup>①</sup>。同访文静，时方弈棋，揖起而语。少焉<sup>②</sup>，文静飞书召文皇看棋。道士对文静弈<sup>③</sup>，虬髯与公旁立而视<sup>④</sup>。俄而，文皇来，长揖就坐。神清气朗，满座风生，顾盼伟如也<sup>⑤</sup>。道士一见惨然，敛棋子曰：“此局全输矣<sup>⑥</sup>！于此失却局哉<sup>⑦</sup>，救无路矣！知复奚言！”罢奕请去。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也。它方可勉图之<sup>⑧</sup>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语靖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小宅。为李郎往复相从<sup>⑨</sup>，一妹悬然如磬。欲令新妇祗谒从容<sup>⑩</sup>，无令前却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

靖亦驰马速征<sup>⑪</sup>，俄即到京，与张氏同往。至一小板门，叩之，有应者出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、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中门，门益壮丽。婢奴三十余人，罗列于前。青衣二十人，引靖入东厅。厅之陈设，穷极珍异，巾箱妆奁，冠镜首饰之盛<sup>⑫</sup>，非人间之物。巾栉妆饰毕，备请更衣，衣又珍奇。甫毕，传云：“三郎来！”乃虬髯也。纱帽紫衫<sup>⑬</sup>，趋走有龙虎之状<sup>⑭</sup>。相见欢然，命妻出拜<sup>⑮</sup>，亦天人也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亦不侔也<sup>⑯</sup>。四人对坐，陈饌<sup>⑰</sup>，次出女乐二十人<sup>⑱</sup>，旅奏于庭<sup>⑲</sup>，似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度。食毕行酒，有苍头自西堂舁出二十床，各覆以锦帕。既列，尽去其帕，乃文簿匙钥之类。虬髯举杯告靖曰：“此皆珍瑶货帛之数<sup>⑳</sup>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？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，或当龙战二三年，建少功业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为？太原李氏真英主也，三五年内，即当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竭心尽力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<sup>㉑</sup>，从夫之贵，荣及轩裳<sup>㉒</sup>。非一妹不

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圣贤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期。虎啸风生，龙腾云合<sup>①</sup>，固非偶然也<sup>②</sup>。将予之赠，以佐真主，立功立业<sup>③</sup>，勉之，勉之！此后十余年，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意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。”复回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、一妹是汝主也，可善事之。”言訖，与其妻戎服乘马，一奴从后，数步遂不复见<sup>④</sup>。

靖据其宅，遂为豪家。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大业。贞观中，公以左仆射平章事，适南蛮奏曰<sup>⑤</sup>：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数十万，入扶苏国<sup>⑥</sup>，杀其主自立，国已定矣。”靖知虬髯成功也，归告张氏，共沥酒向东南拜而贺之。

乃知真人之兴，由英雄所冀<sup>⑦</sup>，况非英雄者乎！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然哉<sup>⑧</sup>。或曰，卫公之兵法，半是虬髯所传也。

### 【说明】

此篇原见《太平广记》（以下略称《广记》）卷一九三豪侠类，注出《虬髯传》，据考应作《虬须客传》。关于此传的作者，先后有杜光庭、张说、裴铏等说，但都无充分证据，不足凭信。今署唐·无名氏撰。又此本文字与《广记》本、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等，多有异同。今将与《广记》的重要异文，校列于下。

### 【校记】

- ① “公”，《广记》全篇多作“靖”。“辨”，《广记》作“辩”。
- ② “语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性”。
- ③ “右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石”。

- ④《广记》无“观”字。
- ⑤《广记》“今”下有“日”字。
- ⑥《广记》作“饥甚”。
- ⑦“送驴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炉”。
- ⑧此句《广记》作“然吾固非君所能致也”。
- ⑨《广记》“却”下有“收”字。
- ⑩“有”，《广记》作“之”。
- ⑪“年仅”，《广记》作“近”。
- ⑫此句，《广记》作“州将之爱子也”。
- ⑬“日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明日”。
- ⑭“伤也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畏”。
- ⑮“有善相者”，《广记》作“以善相”，句下多“迎之”二字。
- ⑯“喜之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可知”。
- ⑰“神采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神气”，其上多“褐裘而来”四字。
- ⑱“至桥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登楼”。
- ⑲“先在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先坐”。
- ⑳“少焉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心焉”，当属上读。
- ㉑《广记》无“文静”二字。
- ㉒“而视”，《广记》作“为侍者”。
- ㉓“伟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晔”。
- ㉔《广记》重“输矣”二字。
- ㉕《广记》“局”下有“奇”字，应断读。
- ㉖“可勉图之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可图，勉之”。
- ㉗“为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媿”。
- ㉘“从容”上，《广记》多“略议”二字。
- ㉙“驰马速征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策马遄征”。
- ㉚《广记》缺“厅之陈设”以下数句。
- ㉛“紫衫”，《广记》作“褐裘”。

⑳此句《广记》作“有龙虎之姿”。

㉑“命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催其”。

㉒“亦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家”。

㉓“陈饌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牢饌毕”。

㉔“次出”，《广记》作“陈”。

㉕“旅奏于庭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列奏于前”。

㉖“珍瑶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珍宝”。

㉗“艺”，《广记》作“略”。

㉘“及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极”。

㉙“合”，《广记》作“萃”。

㉚“非偶然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当然”。

㉛“施功立业”，《广记》作“赞功业”。

㉜此数句，《广记》作“与其妻戎装乘马，一双乘马从后，数步不见”。（双下疑缺餐字）。

㉝“适”，《广记》作“东”。

㉞“扶苏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扶馀”，是。

㉟“由”，《广记》作“非”，是。

㊱《广记》无“我皇家”二句。